

「學生會

懵懵懂懂的你從入學註冊那天開始，就彷彿受到別人擺佈似的，別人給了你很多不同類型的表格，你一一填了，交了。在他們的唆擺下，你又交了很多不明所以的會費和迎新活動的費用。不論你當刻是心甘情願還是忍受住荷包大出血的心情，從那刻起你便正式成為了學生會的一員。

在後來的NSO，眾多的組爸媽組mate可能已跟你玩了整個晚上，到了第二天，頂著昏迷腦袋的你並不知道在陳德泰大會堂台上演講的學生代表是誰，只是隱約對他有點印象，是在報章上見過嗎？但他的演講就似是蒼蠅的拍翼聲，此時的你抗拒在記憶中搜索眼前人的身份，只想全副心神放鬆在這舒服的椅子，閉起雙眼，與你的鄰座一起，在夢中與周公重聚。

到了晚上的屬會之夜，你願盼尋找你心儀的屬會。劇社、空手道部、社團等的攤位，你都一一流連過。你入了會，拿了蘇粉，報了迎新活動。「叮」一聲響起，你查閱手機Whatsapp的Group message，組媽一聲令下，你決定與他們參與後續的糖水、房Game直踩第三日天明。

在開Sem初期，你沉醉於U Life多姿多彩的花花世界，有天你路過LKK與LBY之間的空地，恰巧被同學拉過去投票，你微笑的不好拒絕他，便走過去票站掏出自己的學生證來讓人登記。你接過票紙，才知道原來是要投票給學生會內閣的人，你並不認識他們，也不知道他們會做甚麼，正當拿著印章猶豫著要蓋在哪個位置，你聽到旁人聲音「有庄點都好過斷庄阿嘛！」你心中認同，便投下信任一票。

直接有天你從社交網站得知學生會的同學參與了某某遊行，代表了嶺南學生發表了某段言論，你半皺著眉看完了整段影片，便轉手把影片分享在自己的生活時報上，亦不忘附上說明文字「學生會不代表我」。

故事來到這裡便告一段落。

文：桌上的魚
排：oi

不代表我」





組織之內，比起達成自己的意向，更多的是讓步和妥協，以退歐公投後的英國下任首相文翠珊為例，她本人雖主張留歐，但仍會尊重國民公投結果，這就是領導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掙扎，在自我理想與公眾意向之間的妥協。這是組織內的特性，這是不可能讓組織內所有人滿足的，但還是有可能盡能力令多些人滿足的。

最直接反映出大部分人意願的當然是會員大會、全民投票這些讓學生會會員直接表達訴求。不過過往的會員大會都未曾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鮮有成功開過。不過每年全民投票在選舉期的全民投票都達到法定有效人數，亦即全體基本會員的四分之一或以上。權力再往下數便是聯席會議，聯席會議的出席代表多數由現屆課程聯會、幹事會、編委會、代表會、仲議會、屬會中選出，大多數代表都經由全民投票選出，程序上經民意授權。從這些迂迴的議事程序可得知其組成方法來自各方，更能綜合各方意見。

不過這些由民選出來的內閣真的能反映會員意見嗎？我認為不能，在筆者身邊與朋友閒聊時，有時也會發現他們對學生會事務稍有微言，但就只會在與他們主動聊天時才會談起，可能是因為香港文化比較內斂，他們大多不會主動跟學生會反映意見，但是交流本身沒有任何問題，就算是不滿也應大膽指出，畢竟也已離開中學時時常被老師照顧的階段，到了大學，身邊可能有很多問題也需要靠自己指出，別人才會發現。於學生會也如是，大膽提出你對會務的疑問，可以表達意見的渠道很多，可親身上AM（康樂樓）二樓的會室或者透過網絡如Facebook、email等方法來發表意見。基本會員也可以於任何學生會會議中列席，享有發言權，向委員表達意見。

另一方面，學生會也應盡力提高會務的透明度，以供會員得悉最新會務內容，像是提高更新民主牆內容的頻率，以Mass mail發放開會資訊及會議議程，以讓基本會員可參與會議。隨著科技發展，學生會也可更多採用Facebook作為資訊交流的平台，例如善用Facebook直播功能，可直播會議，也可以用作「On Air」時間，每次直播時間15-30分鐘，與會眾有更多直接交流。

不過這需要雙方都願意踏出這步，如果當學生會是一個表達會員意見的平台，會員的參與終可使會務發展更符合會員想像，發揮學生會民主精神。